

歷史與空間

太乙將軍村追昔

太乙將軍別墅村，亦即廬山太乙村。坐落在廬山山南登山古道旁、含鄱口西太乙峰下。這裡，景色雖然好，只是路難行。

但凡到過廬山的人，都可能聽說過，甚或攀登過廬山好漢坡。好漢坡以陡「出名」，沿途地勢險峻、林深谷幽，稍不小心，就有失足之虞。好在石階小路，落腳還算容易，且最陡的路段，大約千級台階。太乙村則不然。一條從廬山含鄱口通往該村的小路，全是亂石隨意擺放而成的。較之好漢坡，要難走得更多。長期以來，不要說外地遊客很少到訪太乙村，即便地道廬山居民，也沒有幾人步行前往的。

幾年前的盛夏時節，回廬山探親休假的我，曾與家人一道，從含鄱口乘坐纜車，去過一次太乙村。初次踏訪，印象不錯。太乙峰南端，有一巨崖，三面環山，一面臨湖，地勢十分險峻。站立崖上，放眼南眺，百里鄱湖，盡收眼底，這便是著名的望鄱崖，是觀賞鄱湖最理想的地方。置身崖頂，欣賞雲海，想起清代學者舒天香的名句：「雲為我舞，我為雲歌，雲乃仙之密友，仙謂我為雲癡」，有一種心曠神怡、飄然若仙的感覺。

古往今來，太乙峰歷經滄桑，不僅留下了無數名人雅士的足跡行蹤，而且是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地、見證者。如，在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時期，周恩來就曾在這裡與蔣介石舉行過談判。而一代偉人毛澤東，對太乙峰也頗有興趣。1961年，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，這位幾乎走遍中國大地的偉人，也忙裡偷閒，親臨太乙峰，並留下一幅珍貴的歷史性照片……

年復一年，因地質「漸進式」變化，流水「恒等式」切割，廬山山南，崖懸谷深、層巒疊翠，到處可見兀立千仞的絕壁、飛流直下的瀑布，風景較之山北，委實要美得多。因此，當地一向有個說法：廬山美景在山南。在我看來，海拔800餘米的太乙村，無疑在默默然中，為山南增添了許多獨一無二、無以複製的人文景觀。

套用鄧麗君的「小城故事多」，廬山太乙村，是名副其實的「小村故事多」。為此，今次決定再去走一回。不是為了欣賞風景，而是為了追思歷史。我雖六十有四，但身體尚可，便刻意從廬山含鄱口徒步而下。上次乘纜車，居高臨下，觀光賞景，優哉遊哉，輕鬆愉悅。徒步則不然。開始一段時間，並無不適感覺。走着走着，兩個膝

蓋隱隱有點疼痛起來。軍人出身的我，憑藉一股毅力，硬是靠著兩條腿，連續下坡兩小時，艱難跋涉到村裡。

得到太乙村，但見小樓若隱若現的「將軍村」，竹木混雜，根深葉茂；人跡罕至，生意盎然。不單清淨，而且安靜，實乃避暑隱居的好處所。無怪乎，1922年，國民黨將軍曾曉歸、劉一公等七人發起在此建別墅。「太乙峰頭太乙村，七人築室名柴門」，康有為這兩句詩，指的就是這地方、這些人。從那時開始，到民國十九年，蔣介石、蔡廷鍇、陳誠、閻錫山、胡宗南，以及吳奇偉、嚴重、李汝偉、馮玉祥等高級將官，先後也在此修建別墅。近百年過去了，走進太乙村，有一種與眾不同、別有洞天的感慨；置身其間，有一種穿越時空、回味歷史的感受。

這天下午，我們先是就近來到「嚴重別墅」前。嚴重，又名嚴立三，湖北麻城人，1918年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。1924年，孫中山創辦黃埔軍校時，嚴重任學生隊總隊長。不久後，任訓練部中將主任。北伐時，出任東路軍第二十一師師長，屢挫強敵，贏得了「北伐名將」的聲譽。嚴重十分贊成國共合作，要求每一個軍官必須忠於孫中山「聯俄、聯共、輔助工農」的三大政策，且與同在軍校的周恩來、聶榮臻、葉劍英等共產黨人相處融洽。1927年4月，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，大肆屠殺共產黨人，嚴重極為不滿、極力反對。1928年春，蔣桂戰爭發生之前，嚴重突然「失蹤」——隻身來到太乙村隱居。1937年，抗日戰爭爆發，嚴重以民族利益為重，結束了長達10年的隱居生活，抱定「赴國難，求死所」的志願，走下廬山，臨危受命，任湖北省主席。其間，他特別注重與共產黨部隊的合作，並與蘇維埃發表了《為抗日合作聯合宣言》，積極動員各民主黨派、團體，為抗日行動起來。嚴重忘我工作，積勞成疾，於1944年4月30日不幸病逝。

離開嚴重別墅，順著蜿蜒曲徑，我們光臨蔣介石別墅——「桂莊」，也叫「月泉別墅」，因別墅一側有汨汨泉水而得名。「桂莊」與嚴重別墅及其他別墅比較，並無明顯區別，只是多了一道圍牆和一棵桂樹而已。據說，桂樹原本有兩棵，係蔣介石宋美齡夫婦當年親手所種。「桂莊」之名，由此而來。又傳，1975年，蔣介石在台灣去



「桂莊」石刻，作者提供

世後，這兩棵桂樹中的一棵，突然枯死了。剩下的這棵，雖有點寂寞孤單，卻依舊生機盎然。

走出蔣介石別墅，但見圍牆外側一塊石頭上，刻有「桂莊」二字。拍罷照片，離去之際，當年發生在這裡的「刺蔣案」，立馬浮現在眼前：1931年，蔣介石與胡漢民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。不久，胡漢民便被老蔣軟禁起來。於是，有人遂去聯繫上海灘有名的殺手王亞樵。王亞樵是一位充滿熱血豪情的愛國革命志士，他看到蔣介石違背孫中山的政策，背叛革命，對日妥協，早已義憤填膺。因此，王亞樵當即應允，隨後即與其所率領的「鐵血鋤奸團」密議刺蔣計劃。六月，蔣介石將去廬山太乙村的消息被王亞樵探知。他當機立斷，令手下十餘人化妝成遊客，潛往廬山。孰料，功虧一簣，蔣介石安然無恙，擔任刺蔣任務之一的熱血青年陳成，卻倒在蔣介石侍衛的亂槍之下，其屍體如何處理、最終埋在啥地方，至今仍是謎團一個。

離開「桂莊」，我們尋尋覓覓，來到隱廬別墅。隱廬的主人吳奇偉（1891—1953），廣東大埔縣人。1919年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。陸軍大學將官班甲級第一期畢業。1937年率部參加八一三淞滬抗戰。1949年5月在廣東東江地區率部起義。同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。建國後，歷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、廣東省人民政府委員，是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。無今追昔，物是人非。當年發生在太乙村的「歷史故事」也好，「如戲往事」也罷，早已煙消雲散、無影無蹤了。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，太乙村將軍別墅的主人，曾經都是叱咤風雲的歷史人物。有資料表明，當年在這裡居住的將軍中，有的後來還成為抗日名將，有的則進入中國人民解放軍隊伍，成為有功之臣。離開太乙村一些時日了，每每想起村西北角那個當年修建的、差不多有兩個標準籃球場大小的水泥鋪面，至今完好的「練武場」，耳邊彷彿聽到當年將士們練武時發出的吶喊聲。

書若蜉蝣

葉輝

梵高重現大銀幕

梵高（Vincent van Gogh）逝世已百多年，有關他的傳說乃至電影卻從未停止過，比如說，最近就傳出他將重現於大銀幕，話說由畫家轉業為導演的祖利安·斯納貝爾（Julian Schnabel）近日宣稱，由美國演員威廉達福（Willem Dafoe）在其梵高自傳式電影《At Eternity's Gate》（暫譯為《在不朽的大門》）中，飾演此位後印象派畫家。

根據國際娛樂媒體報道，這部新片將重現梵高在法國阿爾勒（Arles）及有「梵高小鎮」之稱的奧維爾鎮（Auvers-sur-Oise）（暫譯為《在不朽的大門》）中，飾演此位後印象派畫家。根據國際娛樂媒體報道，這部新片將重現梵高在法國阿爾勒（Arles）及有「梵高小鎮」之稱的奧維爾鎮（Auvers-sur-Oise）（暫譯為《在不朽的大門》）中，飾演此位後印象派畫家。根據國際娛樂媒體報道，這部新片將重現梵高在法國阿爾勒（Arles）及有「梵高小鎮」之稱的奧維爾鎮（Auvers-sur-Oise）（暫譯為《在不朽的大門》）中，飾演此位後印象派畫家。

話說斯納貝爾於1996年因拍攝電影《巴斯奇亞》（Jean-Michel Basquiat），從而踏足電影界，此片講述尚·米歇爾·巴斯奇亞的一生，包括他在上世紀80年代紐約的當代生活，及他與新表現主義藝術家的夥伴關係；如今籌拍梵高傳記電影，就將他重新帶回到拍攝藝術家傳記電影的憂傷之中，他會否以同樣的表現手法拍攝梵高呢？無疑讓世人有所期待。除了身為電影導演之外，施納貝爾的另一身份也是畫家，亦是美國新表現主義運動的創始成員及代表人物，他擅長以創新的材料創作大尺幅的作品，具象的表現形式令他常被繪畫愛好者所提及——尤其是新表現主義的愛好者，就將與巴斯奎亞、

艾歷·費謝爾（Eric Fischl）及大衛·薩利（David Salle）等畫家相提並論。

被選中的男主角威廉達福向來以令人不安而緊張的演出而知名，如此看來倒是出演梵高的好人選，同時，他也有出演創作天才的經驗，他最近就在電影中出演遭謀殺的導演皮爾·保羅·帕索里尼（Pier Paolo Pasolini）；這位演員的面孔對觀眾而言並不陌生，他曾在《蜘蛛俠》中飾演綠魔，形象深入人心；也曾在添布頓（Tim Burton）版本的《蝙蝠俠》中飾演小丑，更與麥迪文生活期間的故事，斯納貝爾在採訪中有此說法：「這部電影將探討繪畫與畫家，以及兩者間永恒的關係，故事以畫家口吻講述故事，包括我眼中梵高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刻，這並非正史，而是我的解讀，希望這部電影能讓觀眾更近距離地了解他的生平事蹟。」

不過，威廉達福需要與此前荷里活電影史上的其他梵高一爭高下，比如早在1956年，卻德格拉斯（Kirk Douglas）於《慾海浮生》（Lust for Life）一片中，演繹徬徨而困惑的梵高，他遂憑此片獲得奧斯卡最佳男演員的提名。

此外，添羅夫（Tim Roth）也曾於1990年在導演羅拔艾特曼（Robert Altman）的作品《梵谷與我》（Vincent and Theo）中飾演梵高，不過，此部電影比較傾向於小眾趣味；而於2006年，在《魔戒三部曲》之中咕嚕背後的男人——安迪瑟克斯（Andy Serkis）曾在英國藝術史學家西蒙沙馬（Simon Schama）所執導的BBC紀錄片《藝術的力量》（The Power of Art）中扮演梵高，且看威廉達福能否脫穎而出。

詩詞偶拾

星池

微笑

微笑
治療一切的門票
通往健全的大橋

天意難料
捲進風暴的困擾
毀壞多少
毋須動搖
黑夜後徐徐破曉
晨光初照
消散無垠的鴿鳥

微笑
掛在臉兒上閃耀
多麼奇妙
種出抗病的疫苗

古典瞬間

唐寶民

王義方的娶與不娶

王義方是唐代泗州漣水縣（今江蘇漣水縣）人，他飽讀詩書，通曉四書五經，後來被任命為晉王府的參軍。當時的宰相是名臣魏徵，魏徵很欣賞王義方的才華，也很看中他的為人，魏徵的妻子有個姪女，已到出嫁年齡，尚未婚配，魏徵便想將姪女嫁給王義方，於是便託人帶話給王義方。

按理說，王義方的官職不大，正需要在朝廷裡找個靠山往上爬，而魏徵是當朝宰相，權高位重，這不正是求之不得的好機會嗎？可是，讓人不解的是，面對天上掉下來的這個大餡餅，王義方卻不為所動，他很堅決地謝絕了這門親事。

但故事到這裡並沒有完，過了不久，魏徵染病去世，而王義方又做出了一個讓人不解的舉動，他親自託人上門，表示願意娶魏徵的姪女為妻，女方當然願意，於是，兩個人結

為連理。魏徵在世時拒絕婚事，魏徵去世了卻主動上門求娶，這是怎麼回事呢？大家議論紛紛，有人就問王義方為什麼要這樣做，王義方說：「我之前拒絕，是因為魏徵正處在高位，我不想趨附權貴；如今魏公去世了，我要實現他生前的願望，以報答他的知遇之恩！」

事情傳開，人們都紛紛讚揚王義方的正直為人。原來，他的娶與不娶，都在情理之中，都是他正直為人的一種表現，不依附權貴，但又用行動報答知遇之恩，正是王義方為人的光芒所在。王義方官職不高，最高只任御史台侍御史，屬六七品的監察官，但他卻名登國史，在《舊唐書》、《新唐書》中均有他的傳記，北宋司馬光所著的《資治通鑑》中也有他的記載，這和他為人處世的正直是分不開的。

豆棚閒話

早年曾見有人發佈赴宴的照片，一桌酒菜的價格超過了10萬元，當事人以此炫示生活品位，自詡為吃的最高境界。那種畫風，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史書裡的羅馬皇帝尼祿，恣意放縱飲食的場面。在當今，把奢華等同於品位，又把品位等同於藝術的做法，是一種頗為流行的思維。但是，吃的藝術並非是能吃別人吃不到的食物那麼簡單，還需要人的理性和感性的斡旋，除了用嘴，還須用眼睛、用心靈去感受品味。

明人張岱有兩段寫吃的文字，就很巧妙地劃出了奢侈貪婪與飲食藝術的分界線。張岱的父親身材肥胖，食量驚人。有一次，外家一個表叔上門作客，與張岱的父親比較食量，看誰吃得更多。兩人都嗜食肥美的鵝肉，各吃了一隻十斤重的鵝。但張岱的父親接下來又用煮鵝的湯汁拌麵，一口氣連吃了十幾碗，把表叔嚇得捧腹而遁。古人有「為親者諱」之訓，為人子者，不能直陳長輩有失體面的事。所以，張岱是用另一段形成鮮明對比的文字，潛在道出自己對於這種饕餮行為的不贊同。

每年陰曆十月，張岱與兄弟友人有一個固定的「蟹會」，大家午後聚在一起，每人分得六隻大閘蟹。為了避免螃蟹冷了有腥氣，

來鴻

兩少女於桑林小徑相逢，西鄰女問東鄰女，為什麼這麼高興，是做了好夢嗎？東鄰女說，才不呢，是剛才才草得了彩頭兒。然後，「笑從雙臉生」，如春花般的一朵笑容，自然地浮上臉頰。在這春光最美之時，少女青春的笑靨，美得實是難描難畫，應景應節。

笑從雙臉生……佩服詞人晏殊，他是經過如何細微的觀察而有這傳神的五個字！周汝昌評論道：「再難再找一句更好的寫少女笑吟吟的句子來替換。」

一個正好年華的女子，笑起來溫婉惹人憐愛，若容貌稀有，便是傾國傾城了。回眸一笑百媚生，怎樣的天生麗質，暗淡了六宮粉黛，亦成全了帝王的情癡；當意中之人經過身旁，笑語盈盈，衣香淡淡，動了遊人心思，尋她千百度而不棄。當腦內輾轉，佳人笑，笑聲引牆外人情起一霎時，奈何高牆阻隔，相思才起便無蹤，令書外人也和他一起悵惘不已。

令人舒服的笑容，猶如春風拂面，那是真情的流露，是傾心的欣賞，是發自內心的快樂與滿足。曾經在一本雜誌的封二，看到演員梅婷的照片。梅婷穿了件綠色旗袍，立着，甜美的笑，下面有一行字形容梅婷的笑：「如同湖水的漣漣一團團蕩漾開來，中間卻慢慢地深下去，深下去。」這句亦是神來之筆，因為這行

吃的藝術

青絲

各人隨煮隨吃，吃完手中的，再煮下一個。另配以肥美的臘鴨、醉蚶、乳酪，鴨湯則用來煮白菜，又取風乾的板栗、菱角佐酒，以新打的余杭白米做飯，煮筍作為蔬菜，飯後泡一壺蘭雪茶，人人酒足飯飽，盡興而歸。這一頓飯，並無豪華之物，卻令人回味無窮，堪比神仙的享受，除了食材應時當令之外，具有精細的感官機能，足夠的生活智慧，則是維繫全部趣味的基點。

梁實秋開釋吃的藝術，也舉過一個相似的例子。他出自北平中上人家，沒吃過苦，每到春暖花開，院裡的榆樹新生出一簇簇榆錢，家中長輩就在後院搭起大灶，架一口鐵鍋，用榆錢混合玉米麵一起蒸。蒸好的榆錢糕，盛到碗裡，再澆一勺醬油、香油兌成的滷汁，灑上蔥花，就能吃得津津有味。此舉既讓眾人改換了口味，也讓小孩體驗到了粗糧的糙糲，不忘祖輩曾經的貧苦出身，又寓吃於樂，順應了自然時節的變化。由這樣一道上不了大台面的粗食，展現出的卻是一個家庭的文化修養，以及家族恪守的傳統風尚，其內在敘事，遠比山珍海味更顯語義豐滿。這也是吃的藝術。

古人的飲食之道，講究秩然有條，不相紊亂。《周禮》說「食齊視春時，羹齊視夏

時，醬齊視秋時，飲齊視冬時」，即為飯宜溫，羹宜熱，醬宜涼，飲宜冷。連食材用什麼佐料搭配，火候生熟，都有明確的說法。這些吃的藝術，到了民國時期，仍然有所體現。唐魯孫的《酸甜甜苦辣鹹》說，舊時北平很多人喜歡吃炸鴨腿，但酒樓上菜，都只上一碟心。有人問為何不多上幾塊，堂倌就會說這是牙口菜，若是客人吃得腮幫子都酸了，後面上的菜就沒法吃了。這就是吃的藝術，倡導精細品嚐，而不鼓勵放縱無節制的進食，以此保持味覺的敏銳及活力。

而且，真正的美食家，都是善於從細節處品味美好的人，菜不分區系，食無分貴賤，但求興之所至，得嗜真味，盡其在我，順其自然。絕非以豪闊的排場，揮金如土的做派，贏得他人的尊敬。民國時期，戲劇大師齊如山與梅蘭芳，都以精於飲饌聞名，兩人都愛吃一道菜，用鴨油爆炒豌豆苗。凡到外面小酌，都必點這道菜，另外到同仁堂打四兩綠茵陳酒，菜色與酒色都是綠瑩瑩的，人稱「翡翠雙絕」。吃的藝術，其實是一種蘊藉不露、含蓄有致的表現形式，只要有足夠的品鑒能力，就能於細節處辨析得清清楚楚。懂吃會吃，詮釋的是在同等條件下形成的趣味上的超越。

翁秀美

笑從雙臉生

字，我對梅婷的笑一直難忘：溫婉，柔媚，如美玉，似明月。

笑從雙臉生。當情感上來，笑容讓整個面部表情生動無比。喜歡嬰兒的笑，純純的，晶瑩剔透，粉嫩柔滑；少年人的笑，則是枝頭的一抹新葉，是荷葉下的一朵蓮蓬；老人的笑，化為和煦的風，輕輕軟軟，吹散鬢邊白髮，吹開額頭皺紋，笑容裡，是豐富而滄桑的一生。

依偎著這和暖的風，依稀想起：曾經，年少的我們坐在田野的風中，想像未來美好的樣子，想着，笑着，充滿豪情與希冀；而今，中年的我們坐在高樓的風中，想像老了幸福的樣子，希望伴著愛人，坐着搖椅慢慢搖，想着，笑着，希冀中多了期待；然後，便走向老年時光，那時候，真的坐在搖椅裡，回憶年輕時候的任性與輕狂，青春與陽光，勞碌與奔忙，笑容慢慢生起，恬淡，溫暖。

還有什麼比美好的笑容更怡人更暖心呢？無論歲月更迭，每個人的笑容，永遠如花一般靜靜地綻放在時光中，千古不變。

甘肅麥積山第一百二十三窟，有尊美麗的少女泥像，是一位俊秀雅緻的女侍童，頭髮在頭頂一分為二，兩邊各用絲帶繫一髮髻，額頭光潔潔，眉眼細細長長，鼻子秀氣，面頰飽滿，嘴角兩邊向上揚起，似微微一笑，這笑意

剛起，似還未展開，便被定格，卻仍從面部中感受到來自女孩兒微笑後面的寧靜賢淑與溫柔聰慧。

出土的塑像，似乎都帶有笑容，唐三彩女立俑，面龐豐滿，粉面朱唇，身着藍地黃花上衣，黃色長裙，肩披淡黃長巾，左臂略前伸，手心向上，體態婀娜典雅，面容端莊清秀，不經意的，微微而有笑意，叫人愛煞。

最是那微微一笑，親切，優雅，氣度安詳。佛像，永遠都是微笑的。中國佛像大多被女性化，低眉垂目，弧線優美，略含笑意，即使被損與殘缺，依然傳遞著慈愛與寬容，集世間所有的善良於一身。青州佛像，彎眉細眼，櫻桃小口，微笑恬靜含蓄，笑屬於兩腮中若隱若現，似乎佛的身體、衣服以及動作，都始終瀟灑著一種深層的愉悅感。千年的微笑，於我們，遙遠卻又親近，古代工匠們的偉大與智慧，帶著獨特的審美情趣，刻刀下，為後世留下一尊尊精美輕盈的人物塑像，還有這永恆的微笑。一晨一昏一交替，一春一秋一代人。惟時光記得，碌碌紅塵中，芸芸眾生的笑容，每一刻都是那麼鮮活，珍貴。打開古老的《詩經》，美麗賢德的莊姜出嫁了，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」，亮麗生動的笑，令人神癡。這一笑，花露芬芳；這一笑，天荒地老。